

浙江散文精选

2016

陆春祥 主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浙江散文精选

陆春祥 主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 浙江散文精选 / 陆春祥主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39-4801-6

I. ①2… II. ①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5447 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特邀编辑 张德强

装帧设计 观止堂 _ 未氓

2016 浙江散文精选

陆春祥 主编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 309 千字

印张 21.5

插页 2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801-6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陆春祥	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序言)
1	草 白
8	柴 薪
11	陈大新
13	陈 芳
18	陈 峰
22	陈可乐
28	陈曼青
32	陈荣力
37	陈章寿
42	池慧泓
45	范泽木
49	方 淳
55	复 达
59	千亚群
63	郭 梅
	渡海记
	立秋以后(外一篇)
	注定是漂泊
	行散山西
	乡味两札
	湘师故地道化村
	素颜如雪拂李花
	替父亲去看看那块土地
	白云下的一片青纯
	木槿花篱下
	总有些东西长在土地上
	怀着乡愁的花与树
	泥螺慢悠悠
	劊佬的证书
	下一站,仓前!

66	黄书祺	大不列颠的绳
69	胡毅萍	秋伤
72	简 儿	《记得》两章
77	姜青青	蔡襄的“最后一战”
83	蒋金乐	月寮烟阁藏清兴
87	金惠春	《耕织图》记
94	金岳清	新疆一粒枣
98	赖赛飞	春山如煮
103	李烈钧	江郎山的雨
106	李小飞	非洲雨都长征记
113	李 英	义乌江畔是我家
117	连中福	对一种植物的考证
120	刘文起	美国女婿
123	楼海霞	光明路
128	卢文丽	神农川一夜听流水

132	陆建立	一座城的深度
139	罗芹仙	杜英树下
142	马 叙	在塘河上
147	孟红娟	等你,严陵坞
152	裘星一	遥远的西湖
157	任泽健	遇见雪
161	沈小玲	诗季
164	施立松	摸叶子
170	苏沧桑	德清是一个人
174	田家村	野草疯长
179	汪 群	谁与你相约
182	王 寒	最是天台杜鹃美
184	王 键	孤鸟
189	蔚 蓝	辋川书简
194	魏丽敏	桂花的清香与樱花的忧伤

200	吴群燕	越之南
206	晓 风	一张京剧票的故事
216	谢鲁渤	西湘记
219	徐海蛟	无法抵达
224	徐 衍	一米天堂
225	徐贤林	憨公之死
228	颜文祥	医院里的电梯
232	杨 邪	如何从火灾现场逃生
238	叶 琛	应许之地(外一篇)
242	玉兰儿	和兰花在一起
245	袁 敏	紫气东来指南村
249	张抗抗	乌镇的倒影
255	张林华	缤纷英溪帖
260	张巧慧	印趣
264	章云龙	梅梨巷寻旧

270	赵柏田	湘湖记
274	赵霞	草子头
276	赵宗彪	个人的战争
279	郑骁锋	剩山水
284	郑休白	忆赣州最忆是阳明
288	郑亚洪	西去芙蓉
295	钟桂松	茅盾故居随想
302	周华诚	与一株水稻对视
309	周天勇	山樱桃
313	朱建华	馄饨笔记
317	朱晓军	渔民号子
321	子秋	又逢乌镇
324	邹园	列兵的故事

后记

大世界,小世界

渡海记

海是一种让我感到可怕的存在。可偏偏，我们所要抵达的地方却在海的那边。我们需要渡过大海，才能取到一些东西。起先是独木舟和筏，然后是木板船，紧接着各种奢靡先进的海上交通工具呼之欲出，可相比于大海之变幻莫测，我们的航海工具总显得渺小无力，不堪一击。

人要渡海而去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这让我想起那只叫精卫的鸟，还想起荷兰人填海，这些都是壮举。

至今，我仍然不知海有多深。唯一一次航海经历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从宁波至上海的船上，大海茫茫，暗夜无边，船如大海的玩物，人如命运的芥子，一夜忧愁，如果此时风浪袭来，船体折裂，海水倒灌，便没有人能帮我，那些喊叫声也无法传至岸上，人如飓风中摇摆的树叶怕是要永远永远地沉到海底之下了。

即使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也听到一种声响，好像来自千载之外溺水之人声嘶力竭的呼喊。这喊叫声慢慢汇聚成大海的声响——在永不安宁的海的深处，那些声响呼唤着别的声响，呼唤着涉水而来的人。

我害怕海，又觉得渡海的行为实在是勇猛的人类的壮举。还有那些以海为生的人，他们的脸上总是流露出某种孤独鱼类才有的表情：缄默，残酷，健壮。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只有这些绝望的渔夫才真正了解那些被他们杀死的鱼——那些深海里的鱼是多么寂寞啊。

在渔夫这边，会不会觉得这些鱼因为孤独因为在深海

里潜游了那么久，一心等着他们来拯救？

在此，我想起那些千辛万苦、千方百计渡海去的僧人，海要杀死他们，可他们还要靠近海，试图渡过海，去往海的那一边——失败和困难使得这些努力和艰险历历在目。

公元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扬州大明寺内，鉴真和尚决意东渡，“这是为了佛法。纵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鉴真和尚巨大身躯所发出的声音却意外地低沉，却带有不可更改的决绝。

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天平之甍》里如此描述这位大和尚的伟人气质：骨骼严整，巍然如山。额宽，眼、鼻、口皆大，正襟危坐，顶骨秀气，舒展的颞部透出坚定意志。

这也是属于航海人与传法者的意志。

去日旅行途中，我的行囊里一直携带此书。此为重读，又觉得如此新鲜。我被一种自己也说不出的情绪感动着，好像决意成就这一项功业的不是一千多年前的大和尚，而是自己。每到一个新地方或者被一种新情境感染时，便有一种可笑的人生可以从此来过的宏愿和错觉。

《天平之甍》讲的是日本天皇第九次派遣唐使至中国，庞大的使节团中有四名年方二十的留学僧在学习佛法之外，还奉命负责邀请一位高僧回日授戒，彼时日本虽佛法兴隆，但颇为混乱，僧人群体缺乏戒律约束，佛界迫切需要一位高僧授戒弘法，但当时渡海之难难于上天，渺茫沧海，百无一至，却有一位扬州高僧鉴真和尚愿意东渡，立志弘扬佛法。

自高僧鉴真立志东渡后，共历时十有一年才成功抵日。其间无数艰难波折，枝节横生，历尽丧乱，四名留学僧中也是志趣、命运不一，最终跟随鉴真成功抵日的唯普照一人。

这名唤普照的留学僧异常孤僻，其抱负、灵机甚至都不如其余三位，却是意志最为坚定者。这些人让我想起释迦的门生及孔门的弟子，如此师徒关系因为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志向，好像才是世界上最有可能相爱的人群。

就是这位普照曾在宁波鄞县的阿育王寺短暂居留，这个当初荒废的

小寺曾给过他一段安稳无事的时光。丙申年春初的某日，我去了位于宁波鄞州鄞山脚下的阿育王寺。尽管是初春，去的那日宛如夏初，骄阳赤焰，给人外面日光热辣唯有此处阴凉之感。进入寺院，于天王殿、大雄宝殿及舍利殿之间半日流连，只见佛堂庄严，僧舍整饬，塔刹恢宏，给人清幽、肃穆之思，更有那茶花殷红，半开枝头，半是零落成泥，清风徐来，非言可尽。

我于僧舍前的石板地上蹲坐良久，看光影移动，恍惚中听得寺后竹林里传来窸窣之声，还有高处佛塔角上的铃铛声，更有无名翠鸟的婉转啼鸣，这些声响在春日迟迟、午后岑寂时分，给我一种故地重游之感。

说是故地重游，当然是因为《天平之薨》一书。

“鉴真等十七名僧人在阿育王寺迎接春天，阳光照射在废园的竹林上……”书中第六十八页如此记载。

我来此地正是早春时分，迎春吐蕊、梅花含香，也有阳光竹林、春草丛生，恍惚的异域离愁莫名来袭，宛如梦中所托。白日赤焰中，睁眼只见寺院佛堂修葺一新，毫无废弃、荒芜之感。

对一片地域的确认正如对它的怀疑一样艰难。

书里说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失败后，就驻锡于宁波的阿育王寺计划再举。其时，阿育王寺是鄞山县治东五十里处的古刹，寺后有小丘和竹林。往昔宏壮的堂塔伽蓝在火灾后化为瓦砾场。彼时新修的堂宇又小又荒废，但有无数的传说围绕着这个古老的寺院。

于阿育王寺安顿完毕之后，鉴真一行谈论最多的还是东渡。购船备粮，探听消息，马不停蹄。不想越州僧人为挽留鉴真，向官府控告日本僧“引诱”鉴真去日本，惊慌失措之际，这群人中投牢的投牢，遣返的遣返，第三次东渡又告失败。继第三次东渡失败之后，第四次也不了了之。而当第五次东渡失败之时，鉴真已是双目失明的六旬老人了。那如日本武人般的脸依然坚毅冷静，秉持着强烈的意志力。

一直是靠近，靠近，期冀着靠近大海，却如此艰难。海在遥远的地方一片黑，怀揣宝物的人踌躇在海边，望海兴叹，无法渡过和抵达。

心灰意冷、踌躇无解之际，普照去向鉴真告别，“为传戒律发愿到日

本，我已几度浮于海。不幸迄今尚未如愿。但此愿是一定要完成的”。普照膝行到鉴真身旁，他把手交在鉴真手中，哭了。

每次读到此处，我也几度泫然欲泣。

本来，当初是普照一众人等力邀鉴真和尚东渡讲道授戒，转眼八年已过却渡海渺茫，还害得大和尚冒生死难卜的渡海之险，普照觉得自己再也无力鼓动鉴真一行走向新的冒险，可当他亲聆鉴真此语时，不由感动莫名，泪水纵横。但他还是决定离开一阵再说。

于是，他告别鉴真去了鄮山的阿育王寺。在那里，普照每天坐在一间小屋里，面向着有如废园的竹林，专心抄写经文。

天宝十年，从春到夏，普照寸步不离阿育王寺。五次渡海失败，数次同伴亡散，他早已不知自己是否还在盼着返日的便船在某个时刻悄然抵达，或许有生之年无法返回也不一定，即使平安出发，葬身大海者也不可胜数。

在鄮山脚下的阿育王寺，我似乎看见了抄写经文的普照，那间陋室正对着后山的竹林，春天的风从破损的窗牖里呼呼吹入，吹拂在中年普照沧桑沉寂的脸庞上。

有一刻，我似乎听到了毛笔在宣纸上的划动声，还有吹动竹林的风声以及山茶花缓慢的摇落声。于数次渡海的颠沛流离中，这几乎可算是普照在大唐生活中最为安逸、享乐的时光了。

我看见了阿育王寺上空的云。

罕见的纯白的云彩，数目极少的几朵，飘浮在树枝之上。干净的天空，澄澈如海。蓝白对照，目盲一般，给人惶然和虚幻感，就像童年头顶上空的浮云，也像我在异国东大寺里看见的云。

对一朵浮云的描述是艰难的。我看见了，却很难复述给别人听。我记住的是那些树的名字，它们是朴树、白栎、枫香、樟树和金桂。千年古木，时间以缓慢而节制的方式在其体内流转。透过树枝看云……佛说无常，说苦，说身如泡沫……水汽所凝而成的云也是虚幻也是无常，可那一刻云彩的模样温柔敦厚，宛如新生，是《诗经》《楚辞》里的云，也是唐宋诗词里的云。是我从未见过的、怎么也忘不了的云。

我拍下了那些云；我的相机里，还有异国东大寺的云。

进入奈良东大寺的那天清晨，天空微雨蒙蒙，空气里饱含着水汽，处处给人一种汁液浓郁、生机焕发的感觉。神鹿宛如圣迹处处可见，深邃羞怯的眼神不慌不忙，通灵人心。木结构的大佛殿内，卢舍那大佛嘴角含笑，兼具佛像庄严与世俗表情于一体，神采风姿齐聚于眉梢嘴角，让人难以揣度，只是频频抬首，张望，再望。虽不是佛教徒，可那一刻，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一时手足无措，形神涣散，好似被什么东西吸附了去。行走于高大深敞的佛殿里，白色蜡烛明灭起伏，被人催促着离去，绝望之时只愿再多望一眼，好像从此之后再也不能看见了似的。

跨出大佛殿门槛那一刻，忽见细雨骤停，阳光穿过薄云照在大殿屋顶上突起的金色部分——那就是鸱吻，传说中海里能灭火的神物，装饰在庙宇屋脊上可避火灾，驱魑魅。

在金色鱼尾形的鸱吻上方，我看到了那天清晨的云。当初参与佛殿兴建和大佛铸造的人，一定见过这样的云。据说他们的人数相当于当时日本国人口的一半，真是一个庞大的看云者的队伍啊。

那些云，以这个世界上可能有的最美的方式组合着，破灭着，这让我想起这个世上另外的存在物，譬如那些千辛万苦渡海的人，譬如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一件事情的人，譬如那些葬身海底的僧侣和经文……

东大寺大佛殿始建于公元七五二年，也就是唐玄宗天宝十一年。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七五四年二月四日，鉴真一行终于抵达日本的土地，山川、森林、平原，一切都那么小，空气清澄美妙，与故国大陆相比有芳香的气息。他们最先抵达的是难波港，迎接的队伍引导一行人进入奈良府，宿东大寺，参拜卢舍那佛。

面对高大恢宏的卢舍那大佛，日本僧问唐国是否有这样大的佛像，双目失明的鉴真平静地答道：没有。

一旁形影不离的普照，替鉴真感到了来自异国僧侣的冷淡与敌意。

没有更多的关于由故国入异乡的鉴真和尚的心理描写，倒是普照这位阔别家乡数十年的日本僧，感到与故乡的微妙隔膜。惯于说唐语，对事物的感觉与想法变得与日本人不同，常常想起的是在唐国各寺院里的光

阴，从公元七三三年入唐至公元七五四年回国，普照在唐二十二年，其中东渡费时十有一年。他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都是在异域的寺院里度过。

我想起人在时间面前的抗争和虚掷。与普照同行的僧人荣睿死在路上，玄朗留在唐国娶妻生子，而戒融一心想去天竺。

在此，不得不提及那位叫业行的日本僧，这是一位早他们一行数十年到唐留学的老僧。在唐国三十年，他没有游历名山大川，也没有拜见大唐名士，只默默地埋首抄写经文，渐渐地成了干枯瘦小、身材伛偻的老头。最后，人与经文皆葬身海底，三十年心血付之碧海，如此虚掷，让人热泪如倾，无言以对。

鉴真和尚在日本的最后光阴是十年。渡海本身已是壮举，可在他这样具有伟人气质的人身上，奉献是如此彻底。双目失明，却凭着记忆里的一想一念指挥着造出了与故国一模一样的寺院。那就是离东大寺不远的唐招提寺。

朱天心在《〈天平之薨〉书序：时移事往》一文中提到：“大概只有宗教和恋爱能叫人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吧！因为以为自己所信所爱的，是世上唯一绝对的，既相信世上有绝对的东西，便忙不迭地把自己从争执烦扰的尘世中抽身而出，以身为牲，献给这个绝对。”

这书里的所有人做所有事，皆是因为这个绝对吧。

《天平之薨》一书最后写到鉴真和尚结跏趺坐面西而寂的场景，“逝后三日，头部仍然温暖，因而久久不能下葬”。

.....

一个让人感动至落泪的场景。

我常常想寺院对于非教徒的意义何在。为什么在进入东大寺、看到卢舍那大佛时，会有那么强烈的震撼，那种感觉就好像世间之情至此已臻圆满，再无遗憾。还觉得一个普通之人，有朝一日如能进入这样的时空，便可以一辈子不必出来。

阿育王寺舍利殿前有对联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真实不虚说，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

超脱之余的坚守，残酷背后的孤注一掷，不论值与不值，皆是掷地可

作金石声。所有这一切,或许只因为在那个如大海般壮阔的时代里的人才能具备的伟大与有分量。

有人用“今朝蒙善诱,怀抱绝尘埃”之句来表达初遇鉴真其人时的感动,这种感动当我远远地在一片绿树苍林中看到佛像和寺院的外观时也有;当我看到照片上那微笑的高棉无所不在的超越生死的笑容时也有;当我来到那山崖峭壁、茫茫沙海间,冥想着一千多个幽暗洞窟里飞天的裙裾,佛陀破损的手掌、残躯和斑驳的笑容时也有。

很多是在事后的回忆中强化了这种感觉,恒久的疼痛与战栗在心底呼啸来回,让我无法言说和呼吸。还有那些孤零零的屹立在自然里的树,在破坏和杀戮从未终止过的地方,它们的存在是神迹所在。

现在,时间的意义完全被改变了。我们每个人都在说服自己没有非渡不可的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渡海的理由。可依然还会有感动于我的,此刻,今后,永远,那些艰难的故事,浩渺时空里遇见的人,那样的残酷与虚掷,我无法做到的,无力抵达的,都将化作涌现于我心头的泪滴。

少年时的渡海发生在黑夜里。

“黑夜里的海一片黑。你打开灯光试图看看它有多大,看到的却比黑灯时还要少。”因为在海上,在夜里,那么黑,好像这一切从没有发生过。就像在完完全全的梦境里。

时间流逝,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准备着。此后,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似乎都在为某一天的来临做着漫长而无望的准备。

或许,所有事情的结局,就如那些留学僧耗费一生精力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册经书,以船只载回故国,不想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抛入海底。

那样的残酷与虚掷呵。

(原载《散文》杂志 2016 年第 9 期)

立秋以后(外一篇)

立秋刚过,天气渐渐凉下来了。但正午时分还是很热的,俗称“秋老虎”。但这种热有点薄,有点浅,有点淡,盛夏时的那种热力、持续、锐利的酷热不见了。蝉声也稀了,蟋蟀声却稠了。稠得仿佛密不透风,像一匹巨大的蓝色布匹。不过,倘若细细去听,还是能听出某种破绽。从破绽中透出一丝清寂的东西。破绽越来越大,变成一个一个撕裂的大口子。蟋蟀声也稀了,“布匹”变得褴褛。后来,只剩下一条一条声音的长条儿,蓝色也变成了青灰色,挂在树木的枝头,飘来飘去,细细的,欲断还连,似乎很遥远。早起晨跑,途经府山公园,草木的景致似乎也和以往不同了,没有了春天的苏醒,蓄势待发,夏天的勃发,欣欣向荣。一切似乎都在变,可一切似乎不是马上在变,而是那种不经意间的变,像那种留声机里的老唱片,不急不缓地旋转着,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仿佛给人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草木的叶子仍然苍绿,叶沿却悄悄长出了斑点,并将渐渐变黄变枯,极为触目。

不知为什么?不只是草木,有些事物,也会莫名地给我某种秋天的感觉。比如,一个地名,长台(我出生的地方),衢州(我生活工作的地方)。比如,一本书,《本草纲目》;比如一个人,李时珍。还有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他们和他们的著作是不是一种绚丽而永恒的生命绝学和美学?!

还有哪些像秋天一样的诗人和作家呢?温庭筠、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徐志摩、萧红、张爱玲、松尾芭蕉、川端

康成、三岛由纪夫……

立秋以后，日落时分，露水潮起，秋天的气息和夏天的气息明显不一样了。夏天的气息是激越的、高亢的、热烈的，像一首抒情诗，繁复而驳杂。秋天的气息则是低沉的、沉郁的、冷静的，像一阕婉约的宋词，细微而内敛。夏天的黄昏似乎很长很长，像唢呐的声音似乎离你很近，始终围绕着你。秋天的黄昏似乎很短很短，像箫声仿佛离你很远，远得像草原深处的一盏马灯，带着跳动的模糊的光晕，风一吹，轻轻地晃动着。

父亲生前曾说过，人过六十，手硬脚硬，一年不如一年了。当初还不以为然，其实人过五十，便一年不如一年，老得很快了。如今，只剩下老母亲了。秋风凉了，想起母亲逐渐增多的白发，瘦小的身影，迟缓的动作及举止，自己又不能经常回家看她，隐隐有一丝愧疚感。想替她衰老，却又不可能。

有许多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并与我们血脉相连，有许多人，我们往往从没想过他们会变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似乎也没什么变化，一切都似乎天长地久似的。可是不知不觉，居然很快就变老了，令我们猝不及防。他们的衰老里，有某些我们的不忍心、不太愿意和不太敢正视的东西。

“生命如花，岁月如流。”许许多多普通而平淡的经历，不管它的故事是有意味的还是无意味的，却都是我们的一生。

黄昏开始下的雨

“黄昏的雨滴，是谁的心哭泣。”每当听到这句歌词时，心里忍不住喟叹：茫茫人海里，知己在哪里？知己就是知音。人可以成为大自然的知音，人和人也能成为知音。比如，俞伯牙与钟子期，管仲与鲍叔牙，陈重与雷义，嵇康与阮籍。人之间，隔世也可以成为知音。比如，陶渊明与苏东坡，韩愈与欧阳修，“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晚年漂泊在夔州，咏怀宋玉，杜甫也可以是宋玉的知音。

《诗经》《全唐诗》《宋词》《元曲》中，我一直认为，宋词里的雨水似乎要多些，总是没完没了下不完似的，尤其是黄昏开始下的雨。每一阕宋词仿